



“仙建大”印象记

◇鱼大麦

生活于一所仙气飘飘的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是一个问题。

多年以前,选择这所大学或者说被这所大学选择,应归结于命运的安排。从三千公里之遥的乌蒙山起程出发,抵达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西安,乘坐列车也需要中转两次。在两天两夜的旅程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持续加深对群山叠嶂、翻山越岭这些成语的认知。当绿皮列车经过隧道时,哐当的声响突然变得震耳欲聋,明暗强烈变化的光线、嘈杂拥挤不堪的车厢、身边不断变化的方言,都真实而细腻得让人昏昏欲睡。

深夜风凉,又伴着细雨,把窗帘吹刮得来回作响,我一个激灵再打出几个喷嚏后,算是彻底醒了。我拉开帘子把玻璃降下来一看,车因会车让行而在一个小站停了很久。夜色笼罩的月台冷冷清清,灯光投在湿漉漉的站牌上,照出了两个黑色的黑体大字:秦岭。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来自大山的我看来又要到大山里读大学,这一辈子估计都离不开山了,那么就随遇而安吧,人在山边不就是个“仙”字么,即将到来的大学会是一种仙境般的存在吗?

多年以后,从记忆的深处去挖掘对大学的最初印象,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当年的校报上刊登的那一幅学子坐在双百亭边的条凳上读书的图片。当我从教学北院的小北门进了学校,在当时的大学生活活动中心办完报到入住手续,心急火燎地一路打听,到了教学主楼后一看,巨大的心理落差显而易见。那个湖在寂寥的秋天里实在是太瘦了,湖中央的底也露了出来,灰头土脸的它很难支撑我对于美好大学的满腔预想。同时,山里的大学原来也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很快,我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十层楼的教学大楼。1997年之前,教学大楼的周边很少有超过它的建筑。天气晴好时,一路向上奔到十楼的南阳台,运气好的话,不借助望远镜就能看见不远处的大雁塔以及更远处隐隐的终南山。山,真切地就在那里,远,但毕竟是可望的。

1997年之后,仿佛一夜之间,高层建筑像潮水一样涌入了这座城市。我几乎走遍了学校附近的书店、博

物馆,也转了为数不少的据。那些年,二环的大多数路段还在陆续施工,5路公交的南向终点还只是陕西医学院,走到山前仍有很长的一段路。不过,人只要进了山,就会被饱和的负氧离子包围,从鼻腔到肺腑,吐纳之间顿觉心旷神怡,胸中块垒仿佛一并一扫而空。

时间过得真快啊。2003年,学校决定建设新校区,与户县政府签订了建设合同,新校区西临关中八景之一“草堂烟雾”的草堂寺。草堂寺位于草堂镇,南朝终南山的圭峰、观音、紫阁、大顶诸峰。这里曾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官方译场。“草堂烟雾”出自于寺内的一口古井。古井在草堂寺的北院,四周茂林修竹,一派清雅幽静。据传,古井内经常出现烟雾升腾的奇景,更给这里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想象着脚下的稻田即将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的课堂,我在期待和激动之余随口说了一首打油诗:“圭峰山下,草堂寺旁;拥地三千,新校开张。”是啊,与秦岭山水为邻,学校的仙气不由得浓了几分。

一改我对双百亭的偏见的,是2011年2月22日发生的白天鹅事件。那一天,一只成年的白天鹅从大唐芙蓉园莽撞走失,也许是看上了学校的亭阁绿地,也或许是中途乏了想歇歇脚,径直飞落双百亭边,在湖畔昂首阔步地扑打着翅膀,还不时地引吭高歌,引得师生好一阵惊喜争相一睹为快。公安处的同志们怕它受到惊吓,把它小心翼翼地抱到了文化广场精心照看起来。次日,大唐芙蓉园的员工闻讯匆忙赶来,总算是完璧归赵。

当草堂校区的办学梦想真正地照进现实,迎来首批学子已到了2012年的秋天。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我恰好在草堂校区拍照,有些新生直言对建设中的大学并不是很满意。后来,草堂校区在贴吧里还曾一度被戏称为“西安建筑大学”。不过,经过短短数年的建设发展,草堂校区如今已有了一座现代书院制大学的模样。尤其是草地的绿、天空的蓝和云朵的白不约而同地充盈视野,雾霭山岚亦举目所见,曾经的戏称不再,而代之以“仙建大”的称谓。

白天鹅事件产生了示范效应,校园环境不断美化的两个校区逐渐成了不少鸟兽的乐园。据不完全观察,把校园当家的鸟类多达十余种,雁塔校区常见的除了麻雀,还有斑鸠、乌鸫和灰喜鹊,都不怎么怕人,我甚至在校史馆至主楼一带见过翠鸟。平凹馆前列阵的石狮子真是好脾气,任由麻雀和斑鸠欺负到头上也一声不吭。到了夏天,偶有羽毛未丰的小喜鹊掉落下来,惊恐的喜鹊父母绕飞急促惊叫,对过路的行人频频示警乃至展开远攻近击。我和同事就被攻击过,直到我们把小喜鹊捧住后轻放到纸盒里再高托到收发室的顶上,喜鹊父母的攻击才渐渐停止。还有几只小橘猫经常在网球场四周转悠,特别喜欢在私家车顶上晒太阳,一晒就是一个下午的盛夏时光。2019年春节前,图书馆附近的流浪狗生了四只崽,被热心人发现后迅速把消息扩散到群聊里,狗崽很快就被收养。大概半年之后,群聊里还晒出小家伙们的成长照,膘肥体壮的它们显然被照顾得很好。草堂校区我去得不多,却在群聊里见过叫做“南山白”的流浪狗以及几只颇有镜头感的猫。

目睹“仙建大”的真容,对于在两个校区之间工作往返不多的我而言,需要更多的机缘巧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够那么幸运,也就常常与“仙建大”擦肩错过。因此,看着同事们朋友圈里晒的草堂校区美景,我好生心生羡慕。随着草堂校区的大片草地和灌木丛日渐繁盛,我在往返之间也曾目睹山雉惊飞、野兔疾奔和黑喜鹊三五成群,还曾远远地见到数只白鹭惊鸿一瞥的身影。

2018年,我赶上了学校选房的“末班车”,在草堂校区教职工住宅区有了一席之地,立于新居窗前远看,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当年7月以后,



白鹭行时散飞去,又如雪点青山云。(唐·李白)

鱼大麦/摄

S107环山路沿线的生态开始逐步恢复。为了加快和“仙建大”的亲昵,我特意抓住了第一波装修潮的尾巴。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向好,我们全家于周末前往新居小住的次数多了起来。或许是已经习惯了校园里的琅琅书声,也适应了主干道上缓行的车流,加之草地上熟透而落的草籽和蹦跳如飞的蚱蜢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曾经偶尔落脚的白鹭呼朋唤友聚集而至,竟然形成了百余只的规模,人与白鹭和谐相处的场景,让学校更加叫响了“仙建大”的雅号。

“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杜牧在诗中白鹭有过如此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等诗句亦让人耳熟能详,而我似乎更偏爱王维的那一首《积雨辋川庄作》。

全诗曰: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自夏入秋,目睹白鹭在草堂校区的绿地间翩然起降,耳畔隐约草堂寺的梵音禅唱,顿觉骄阳里浮尘尽数滤去,不远处的山水愈加空灵,浮躁的脑海早已回归一片祥和。至此,生活于一所仙气飘飘的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已经不是一个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组诗选三)

◇岳湘凡(文学院)

人至中年

躲到屋檐下
或者撑起一把伞
我到中年之后
母亲也慢慢地变老了
一场雨正在下的时候
白云隐退
草木缄默
儿女们已经长大
她也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
现在,她只是替孙子们操心
即使她知道
她再也不能改变什么

躲到屋檐下
或者撑起一把伞

一场雨正在下的时候
白云隐退
草木缄默
我们整日无所事事
爱情则成为可能

梦境一种

吃饭时,我去喊仍在床上的母亲
她望着我,脸上略带一些
羞涩和歉意

梦见背着外甥上山
姐姐紧跟在我后面
山路蜿蜒,斗折蛇行
两旁的草丛生长着野花
我们沿中间走
临近傍晚,不知谁说了句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一家人坐在半山腰上看星星
自然也是不错的

(指导老师:吕刚)

一场雨正在下

下雨的时候
有的人热烈
把自己一头扎进雨里
与雨共舞
也有一些人

水调歌头·清明

◇苏晚驰(机电学院)

清明春色暮,动我甚于秋。东风滋味,满是悲绪向神州。多少无名君子,为破家国毒疫,慷慨带吴钩。拼却身如月,素朗照西流。
天回暖,花愈盛,病渐休。欲折新柳,寄去远地解君忧。长念斯人高志,更振书生理想,俯首作孺牛。若到人需处,也放辘华留。

诗歌广场

吉,是一名瓦匠。

吉垂髫时便和爹学做瓦当,叛逆似乎不会让一个少年子承父业,但吉是打心底里喜欢摆弄这玩意儿。他喜欢在泥土表面刻上好玩的东西,他也会把烦心事刻在瓦上,刻完,心也就敞亮了。去年李财主家换新瓦,他根本不会在意到自家屋顶几百片瓦中会有一片是“人模狗样”瓦,那李公子也没告诉他爹前些日子自己勇敢地打断了一条野狗的腿,自然也不记得他豪气凌云时路过一个其貌不扬的穷小子。

爹说,每一片瓦,都有灵魂。

吉一直保留着自己做的第一套四灵瓦当,他记得有一位大才子写过什么“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冈。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乡。”他坚信四灵可以给家人带来平安。不过他最喜欢的是琉璃瓦。其一,琉璃瓦制作过程繁琐复杂,但成色极为华丽,普通灰瓦望尘莫及;其二,琉璃瓦多用于寺庙阁间,能用这东西的,非富即贵,保不齐会是什么王侯将相,所以地位也比普通灰瓦高一丈。

吉时常幻想着有一天能给北京城皇帝宫殿做上几片瓦,他对自己的手艺极为自信,想着这辈子要是能和皇家沾点边儿,也算光宗耀祖了。但故事的发展总是不能如人所愿。官兵把爹抓进了大牢,何罪之有?莫须有,不过是官府抓不到本尊,所以找了个替罪羊交

瓦灵

◇王旭东(机电学院)

差。爹被砍了头,娘也因此一病不起,郁郁而终。吉摔碎了四灵瓦当,带着必要的家当和一些碎银子离了家。他终于和皇家扯上了一种关系,叫做仇恨。

爹说,瓦如镜,镜照容,瓦映心。

吉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好在他有吃饭的本事,而且他做的瓦越来越像爹做的瓦,精美至极,灵气浮动。他四处走走停停,就是不想扎根,他觉得自己没有过好日子的命,只要停下,官兵就会追上来。得继续走,不然在哪儿停下,哪儿就是他的坟。

这一天,吉走到了边关处,忽然冲出一队士兵,打扮与官兵迥然不同,个个脑袋后面留着长辮子。吉这才想起关外已被鞑子占领,这些可能是鞑子士兵。他们把吉抓了起来,吉心想鞑子士兵和大明官兵没什么两样,还不是见人就抓。谁抓都一样,但是见到爹娘前该说些什么呢?

鞑子官兵把吉带到了沈阳,现在应该叫做盛京,原来他们是抓汉人苦力给鞑子皇帝修建皇宫。吉想纵然大明有愧于自己,可自己也没本事把姓朱的怎么样,不如给鞑子皇帝卖命。况且他有制瓦的手艺,正好,专业对口。

素烧、出窑、上釉料、再烧……一片片绚烂的琉璃瓦自窑中出,流光溢彩,缤纷夺目。吉认真地看着色泽明亮的瓦片,忘记自己在做什么,忘记还有怎样的仇恨。此刻,他只是一名瓦匠,手中的瓦,是他的唯一。

爹说,最好的瓦,

是一颗纯粹的心。

宫殿落成了,吉也留出了长辮子。何为忠孝仁义?吉没读过什么圣贤书,自然也不会为此羁绊。望着面前这座宫殿,他不想再走下去了,累了,这里挺好。

吉留了下来,被鞑子奴役。不过他和别的奴隶不同,他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差事,因为瓦对于他来说已经如同呼吸一样,不能再分开了。他只有在制瓦的过程中才会暂时忘记伤痛,就像以前,伤心事、乱心事跟着瓦当,一同承受烈火的洗礼。不吃饭,没关系;不做瓦,会死掉。

这一年,吉七十又三。他没有娶妻,也没收过徒弟。祖祖辈辈的制瓦手艺到他这里画上了句点。不过他想自己也没必要杞人忧天,几千年的秦砖汉瓦,又不是只有他一人会做。谁家盖房子,总得有屋顶吧,这制瓦的工艺就有人去学。他坐在青石板上望着对面的屋檐,勾头滴水参差排列,顺着房檐向上看,鸱吻左右相对,再往上看,眼前一片苍茫。

回忆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吉这辈子不知做了多少片瓦,为多少户人家遮风挡雨,瓦上流淌过几季雨水,邂逅过几回霜雪,有几对恋人在他的瓦下互许平生。可是人终究会在岁月中衰老,脚边的瓦片再也捡不起来。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做了一生中最后一块瓦,在上面刻了一个“吉”字,然后把灵魂交给了它。

吉,是一片瓦。

(本文为我校“古代瓦作构件鉴赏”课程优秀作业之一。该课程以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传统瓦作技艺传承项目为依托由学校艺术与美育教育中心开设,主要讲述中国历代瓦作构件的演变与发展概况,重点讲解瓦作构件分类、瓦作技术及历代瓦作构件实物鉴赏,旨在普及古代瓦作构件相关知识。)

晴感天空

